後山叢談
高齋漫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後山叢談

陳師道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唐宋叢書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唐宋本一卷非完帙寶顏學海皆四卷本寶顏在前故據以排印

後山談叢卷一

宋　陳師道　履常著

契丹侵澶淵。萊公相眞宗北伐。臨河未渡。是夕內人相泣。明日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堯叟請幸蜀。眞宗以問公。公曰。此與昨暮泣者何異。議數日不決。出遇高列武士瓌。謂之曰。子爲上將。視國之危不一言。何也。王謝之。乃復入。請召問從官。至皆默然。楊公獨與公同其說。數奏。書眞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請召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汴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爲然。公大驚色脫。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金陵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爲上駕耶。王乃大呼。逍遙子。公掖眞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欽若愧其議。讒於眞宗曰。寇準孤注子爾。博者謂窮而盡所有以幸勝爲孤注。言以人主而一決也。

澶淵之役。眞宗欲南下。萊公不可。曰。是棄中原也。又欲斷橋因河而守。曰。是棄河北也。國之存亡在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邨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可徙。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虜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

眞宗既渡河。遂幸澶淵之北門。望見黃蓋。士氣百倍。呼聲動地。兵既接。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

澶淵之役。詔諸道會兵而合擊。既和。從其去。又詔諸將按兵。遣使監楊延朗。時虜使在館。既諭旨。遽曰。請遣中官貴諸將取信也。而虜亦諸使送款。遂以全歸。懷之至今。

澶淵之役。眞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萊公既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憂其復失而幷記之。使後者有考焉。曰。臣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一近邊奏契丹遊騎已至深祁。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團聚。直至大名府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竊恐轉啓戎心。臣乞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令周營杜彥鈞孫全照將領。往貝州駐泊。或恐天雄軍少。且起五千。只令孫全照部轄。若虜騎在近。卽近城覓使襲擊。兼令問將文字與石普圖承輸照會掩殺。及召募強壯入虜界。繞溝鄉邨。仍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挨契丹次第聞奏。及報大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三則邊將聞三師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那洛不遠。成犄角之勢。一隨駕諸軍。扈衞宸居。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至具軍卒不過三萬人。萬一契丹過具下寨。遊騎益南。朗須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令桑贊守結陣南來鎭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相度事

勢緊慢。那至邢洛方可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疑楊延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依前來累降指揮牽拽。一恐契丹置寨於鎮定之間。則定州軍馬。抽那不起。邢洛之北。遊騎侵掠。大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合。及令魏能張疑楊延朗田敏等。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曳。如此則契丹必有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車駕不起。轉恐夷狄殘害生靈。如蒙允許。亦須過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既承清問。合罄鄙誠。伏惟皇帝陛下。睿知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尙能虛己以論謀。兼彼犬戎。頗乏粮糗。雖恃腥膻之衆。必懷苟且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黷天威。伏增戰慄。

始講和虜使韓祀匿其善飲。曰兩國初好。數杯之後。一言有失。所誤非細。後使姚東之。既去而顧手額再三。是以知虜之情也。姚東之曰。守之事力。契丹之士馬皆盛。然此軍用于阻隘。不能敵南平原馳突。南軍亦不能支也。慶歷二年。西羌盜邊。戰未解。契丹保境使請關南十縣之地。及昏丞相申公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許昏與加賜使擇焉。而遣知制誥富韓公諭意。既見問故。虜主曰。宋塞雁門。廣塘水。繕城隍。藉民兵。非違約。羣臣亟請用兵。孤謂不若求地也。公曰。契丹忘章聖之大德乎。澶淵之役。使從衆。契丹無還者。甯有今日耶。且契丹之所欲戰爾。戰非契丹之利也。從古至今。夷狄得志於中國。惟晉氏爾。方是時。主弱而愚。國小而貧。政刑不修。命令不行。百姓內潰。諸將外叛。故契丹能得志。然土

地不守。子女玉帛歸于臣民。契丹蓋無得也。人畜械器。亡者大半。故德光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戰而勝。其害如此。況不勝耶。今契丹與宋好。歲得金繒數十萬。入于府庫。國之利也。故和則上得其利。戰則下得其利。上受其獎。故契丹之臣。皆願解和而搆戰。與國爭利。奈何舍己之利以利人耶。主大悟。點首久之。公復曰。塞雁門以備羌。塘始于何承矩。事在約前。地卑水聚。歲久則廣。城隍完。故民兵補缺。非違約也。晉遣盧龍周取關南。皆異代事。若按圖而求舊。豈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愛爲心。守祖宗之約。不願用兵。顧兄弟之義。不欲違惰。而爲天保民。爲先保土。不得以與人。謂契丹乏金幣。歲遺以永誓好。古者敵國有無相通。必皆欲背約絕好而加兵。宋安得而避哉。且澶淵之盟。天地臨之。豈可欺乎。乃請昏。公曰。兄弟之國。禮不通昏。男女之際。易于生隙。且命修短不可期。不若歲幣之久也。始契丹請昏。欲因以多求。及公固拒。羣議未決而難其久。又謂空言無實。使歸取誓書。及再至。定增歲幣二十萬。始契丹一請。宰相遽塞以二事。且使自擇。遂以爲怯。有輕宋心。欲以增幣爲獻與納。公不可。曰。此下事上。臣事君。非敵國之禮也。且章聖已有歲遺。不爲此名。貨非國之輕重。鄙而失國古。雖小亦不爲也。主曰。古有之。何獨吝邪。公曰。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假其兵而取隋。則或有之。及太宗擒頡利突利兩可汗。幸復有邪。主不語。其臣劉四知侍。退數步。公又曰。石晉亦因契丹而得國。不惟稱臣。亦父事之。或可用此。今宋與契丹。無唐晉之援。而爲敵國。豈有此邪。將退。主曰。卿謂孤故作此一節。必不可事。豈非不欲保和耶。孤實無此意。卿歸勿爲此言。恐誤宋大事耳。於是留誓書。而使以誓

書來。且求獻納。公上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仁宗從之。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爲使不能久。有言可卽道。公恐虜使來使。遂以爲例。數請對曰。吾不敢也。當與君議于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爲主言諸臣利於用兵。不爲國計。六符豈欲開兩國耶。公曰。君甯出此。顧余人爲之耳。如宋不過弼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萊公不發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眞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眞宗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眞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既入。則臣不得到。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爲樂邪。惟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邪。王荊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以豉切於毀古勇切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王無咎黎宗孟皆爲王氏學。世謂黎爲摹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爲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楊內翰會云。莊遵以易傳楊雄。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郯。郯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凱。

凱傳繪所著索蘊乃其學也

張某公以御史爲執政包孝肅公代之建言臺官不遷二府無所幸望則盡言矣張文定公方平爲三司使孝肅極言其失遂罷歸院宋景文公代爲使文公亦爲上言故事執政惟三司使知開封府與御史中丞耳包拯自府入臺又言臺官不爲執政所可假以進者惟三司耳極力攻臣冀得其處而用宋祁其勢必復攻祁不遂與之則三司使無其人矣孝肅逐景文公而代之遂遷西府孫文節公抃自西府遷右省御史韓績言其不可仁宗曰御史謂誰可參知政事者韓素不經意卒然對曰包拯可仁宗熟視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也

延帥闕李誠之以幕府行使方下國宥州牒保安軍故事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緩不及方請以歲終爲限幕府以聞樞密院牒草報如納李易其草報如故與遂上奏曰夷狄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爲恩而長其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樞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書遣吏部卽訊李曰改保安軍牒非制書也竦不能屈虜亦不敢復請

某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與以韓范爲西帥遣當使北名用仇而實閒之又不克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公陳恭公閒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乃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接羣

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用之而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某公每求以俟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龍大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初某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既奉使宿道者院而某在焉兵退使人致問范公往見之某佯曰參政求去也范公以對某曰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去則不復還矣今萬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堂吏而問曰吾爲西帥每奏卽下而請輒得今以執政奉使而請報不迨何也曰某別置司專行郵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始以前言爲然乃請守邊矣而富公亦不還韓又罷去而賈陳相矣及某薨范公自爲祭文歸重而自訟云

蘇黃兩公皆喜書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腕頸耳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爲法此其異也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處也壇之方隅陳入玉鏡而儒者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濮陽杜毅主王屋簿親見之云

余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異書士不知有自智專謂出於卷册之間良可悲也

張長史見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曹將軍舞劍又得其神造物豈能與人巧乃自悟之爾

胡人獵而不漁熙甯中官軍復熙河逃水之魚浮取之如拾久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暴爾至人入

烏獸不亂羣行之著也。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門動而得其法。

蜀人王冕。一本作晃。爲舉子詩義。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針法。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捨規矩則無所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己。故必悟。今人學書而擬其點畫。已失其法。況其巧乎。

寇昌齡嗜硯墨得名。晚居徐。守問之曰。墨貴黑。硯貴發墨。守不解。以爲輕己。嗟乎。世士可與語邪。

毆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夫形而不韻。乃所畫影爾。非傳神也。

唐令民年二十爲丁。其下爲推。宋次道曰。推者、稚也。避高宗諱。闕而爲推。邑縉叔曰。推者、推也。獨髻爲推。傳者誤爾。蓋唐人不諱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爲武。温嗜殺人畏之。幷諱其嫌耳。夫人少而分髻長則合而未冠。今人猶然。縉叔是也。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常謂爲室當使戶牖疏達。若四壁隱密。終爲鬼所據耳。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歧。世以爲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錠。不爲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之而拜曰。眞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者。其子游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爲蟠龍鱗鬣悉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麝香墨字。潘墨之龍。略有大都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系二物。世未有也。

語曰良玉不琢謂其不借美于外也張之後有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常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一作進）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疏爾

南唐於饒置墨務歙置硯務蜀置紙務各有官歲貢有數求墨工於海求紙工於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內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本奚氏以達賜國姓世爲墨官云唐之間質肅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法子頗有家法以遺黃魯直魯直以爲不迨孫氏所有而予謂過之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錠號稱廷珪但色重爾非古製也

蔡新州確黃大夫好謙爲陳諸生聞楊山人之善相人也過使相之曰蔡君宰相也似丁晉公然丁還而君死也黃君一散郡爾然家口四十則蔡貶矣元豐之末蔡爲相黃由尚書郎出爲蔡州過蔡而別問其家曰四十口矣蔡大駭曰楊生之言驗矣其後有新州之禍

外大夫潁公初爲黃州參軍謁夏英公公喜相人謂潁公曰吾使相爾而君眞相也視其手曰雖貴而貧不如吾也出其子突如堆阜曰此大富之相也

野處潞之異人也金卿李生將赴試問得失焉曰兩貫曰四貫巡轄馬遞鋪皆莫測也李有田子萃過之及門息于廄置壁下有錢二千以二百爲陌有榜曰巡轄馬遞鋪問之方困者所納課也李始悟其言

而果黜焉。

花之冠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而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當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爲倅。王荊公以名士爲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如何。召使當之。及暮。高水門報陳太博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其後四公皆爲首相。

蜀人句龍爽作名畫記。以范瓊、趙承祐、爲神品。孫位爲逸品。謂瓊與承祐類吳生。而設色過之。位雖工而不中繩墨。蘇長公謂彩色非吳生所爲。二子規模吳生。故長於設色爾。孫位方不用矩。圓不用規。乃吳生之流也。余謂二子學吳生而能設色。不得其本。故用意於末。其巧者乎。

後山談叢卷二

諺曰。廿草生則麥熟。苦草生則黃蒿也。又曰。杏熟當年麥。棗熟當年禾。又曰。棗不濟儉。謂棗熟則歲豐也。諺曰。行得春風有夏雨。蓋春之風數。爲夏之雨數。小大急緩亦如之。

祕書丞張鍔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著襪袴。紗縠相半。

世傳王祥臥冰求魚以養母。至今沂水歲寒冰厚。獨祥臥處闕而不合。

章學士珉爲布衣。以宰相自許。高蓋大輿。盛服羣從而後出。潤人謂之三品秀才。

驗鏡視其鼻。鼻滑淨如削者古。今人謂之口有高下。今人鑄鐵鏡。陷銅爲面。故明。

光祿李卿先築宅于廬。甃皆用甎。歲夏大雨。閘門及竇。積水數尺。內外一洗而發去之。

唐人謂逸少天資不及工用。故初不勝郗獲。而暮年方妙。余謂不然。衞夫人見逸少學書。拊膺而嘆曰。後當勝己。此豈無天資者耶。而暮年方妙者。乃大器晚成爾。

獐無膽。兎無脾。豚無筋。

東都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則坐。坐極則臥。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爲二耳。

陝之守居多古屋。下柱不過九尺。唐制不爲高大。務經久耳。行露亭用斗百餘。數倍常數。而朱實亭不用

一斗亦一奇也。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爲土墼。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既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墼爲糜。毀木爲薪以免。隴右有富人。預爲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亦免。

虞部閻見賢。老爲容守。歸而自如曰。惟節食爾。每食常欠三四分。初見部中老者。問而得之。

韓幹畫走馬。絹壞損其足。李公麟謂雖失其足。走自若也。

六一爲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遠聞。脣不貼齒。一生惹謗。言語毀譽。豈亦有命邪。

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闊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也。莫曉其理。

寇萊公準。少嘗爲淮漕。有方士爲治丹砂。用竹一百二十尺而通其節。以器盛丹。置其上而立之。半埋地中。於時才得六十尺竹。接而用之。始於歲之朔旦。盡歲而止。丹已融而墮器矣。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將校牒紙。光潔如玉。膚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不迨也。

開封常得劇盜言富家難近貯以櫃篋扃鐍嚴固貴家喜陳衣而架有帕便可包覆夏英公伏日供帳溫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帳寒生粟乃以漆斛漬龍皮也酒半取瓦礫醮藥水爲黃金以娛客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公對問錄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宣城包鼎每畫虎掃既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眞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爾再往曰猶一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閒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疏乎

李公麟云吳查學於張而過之蓋張守法度而吳有英氣也眉山公謂孫知微之畫工匠手爾六一公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不錄張從申也兵部秦玠祠部李宗易皆學於西臺各有師法公爲亳州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見之否曰未也示之曰西臺不及也

余於石舍人楊休家得蘇明允送石北使引石氏子謂明允書也以示秦少游少游好之曰學不迨其子而貧過之乃東坡少所書也故常謂書爲難豈余不知書遂以爲難也

金陵人喜解字習以爲俗曰同田爲富分貝爲貧大坐爲銮黃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毋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鑾矣遂解去

壽之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至今賴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

懷禪師每住持。必令講師說天台教。使其徒聽焉。學其可廢乎。

唐人根利。一聞千悟。故大梅才得祖一言。入山坐庵。諸老之門既悟。亦曰得坐披衣。向後自看。不復學也。今人根鈍。聞一知一。故雪竇以古人初悟之語。爲學者入道之門。謂之因緣。退而體究。謂之看話。蓋無言下悟理之質矣。復取古法而次第之。以爲悟後析理之門。謂之陶汰。天衣宗之而圓通非之。正用臨濟教門。蓋用古責今也。而其徒多不見諦。後悔亦復故云。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書地爲圖。即知休咎。故號撥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大則木根傷害其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在左目出之而愈。

宿乳醫陳媼。年八十餘。切脉知其生早晚。月則知日。日則知時。宿有兩家就乳。切其左曰。母遽是當夜生。將就其右。左家疑之。不聽也。曰。是家當午而生。無妨也。過午則來日生矣。復切之曰。初更兩點其時也。爲母具食。聽自便。既多爲備。使候時以報。技母就蓐即生。

文正李公既薨。夫人誕日。宋宣獻公時爲從公。與其僚二十餘人。詣第上壽。拜于簾下。宣獻前曰。太夫人不飲。以茶爲壽。探懷出之。注湯以獻。復拜而去。

襄陽承唐亂。地荒民散。林篁翳塞。常有四大龜負一小龜而行。或謂乘者爲瑇瑁云。

代北界天池。止荒遠。巡候不至。潘美節度河東。新廟舍。作碑記。歲遣府倅祀之。率常憚行。後竟罷之。契丹

始至室易記。久之來議界。舉知其然而莫能奪也。

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躁。故象之。二乘四果。其白如乳。出于淨心。而鱟血碧。蝦蛤無血。其故何也。

御廚不登豉肉。太祖常畜兩豉。謂之神豬。熙甯初罷之。後有妖人登大慶殿。據鴟尾。既獲。索豉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復畜之。蓋豉血解術云。

茶洪之雙井。越之日注。登萊鯧魚。閩越江瑤柱。莫能相先後。而強爲之第者。皆勝心耳。

石決明。登人謂之鰒魚。明人謂之化孔螺。

牡蠣固氣。蚶子益血。蓋蛤屬惟蚶有血。

熙甯中作坊。以門巷委狹。請直而寬廣之。神宗以太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出爲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郯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

壽之善鄉。而吏垂乳。流湩如乳婦。

神宗常夢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填字。曰宰相項安節。寤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卽吳充也。於是正憲公爲相。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至今朝散郎。

方通罷官還鄉。夢至政事堂。尙書左丞黃履素知通。獨起迎。語曰。蕭灑蕭灑。遂去。通向前。諸公語如黃。既

寤莫測也。既而得官校理。滿任得知睦州。是歲建中元年。黃以疾去久矣。往謝執政。范右丞純禮曰。先公嘗守睦。有蕭灑桐廬郡之詩。桐廬眞蕭灑也。

周約夢登科作尉。就舍於堂牖間。得女子隻履。竈間得筆墨。後數歲中第。爲延州一尉。既入廨舍。皆夢所見。求二物。皆得之於其處。

文元賈公居守北都。歐陽永叔使北還。公預戒官妓辨詞以勸酒。妓唯唯。復使都廳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嘆。以爲山野。既燕。妓奉觴歌以爲壽。永叔把盞側聽。每爲引滿。公復怪之。召問所歌。皆其詞也。

都市大賈趙氏。世居貨寶。言玉帶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蔽映爾。美玉蓋不琢也。比歲淮揚兩州。化洛石爲假帶。質如瑾瑜。然可辨者。以有光也。

王沂公之先爲農。與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既飲。先後至失酒。顧草間有醉蛇。倒而捋之。得酒與血。怒而飲焉。昏閉倒臥。明日方醒。視背傍積蟻成堆。自是無蟻終身。

浙西地下積水。故春夏厭雨。諺曰。夏旱修倉。秋旱離鄉。浙東地高燥。過雨卽乾。故春得雨卽耕。然常患少耳。

潁諺云。子過母。當暑而涼。水退而魚潛。皆爲大水之候。潁人謂前水爲母。後水爲子。水日至日長。勢不能大。水定而復來。後水大于前水。爲子勝母。水終魚當大出。河濱之人厭于食鮮。水退而魚不出爲潛云。

田理有橫有立。閒謂之立土橫土。立土不可稻。爲其不停水也。

許安世家有伯成樽。如今羯鼓鞚也。

畔邑家令周陽家金鐘。容十斗。重三十八斤。以今衡量校。容水三斗四升。重十九斤爾。

諺曰。田怕秋旱。人畏老貧。又曰。夏旱修倉。秋旱離鄉。歲自處暑至白露不雨。則稻雖秀而不實。吳地下濕不積。一凶則饑矣。

趙元考云。寒食麪臘月雪水爲糊。則不蠹。南唐煮糊用黃丹。王文獻公家以皁莢末置書葉間。然不如也。

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韝。顏注、羔菟韝以供祭也。周官蠃氏。鄭康成注、蠃今御所食蛙也。宋書、張暢弟收有大腹。醫云。當食蝦蟆而收難之。暢爲先食。前世北人食蛙。南人不食也。

建業文房。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別室也。趙元考家有建業文房書目。才三千餘卷。有金陵圖書院印焉。

歐陽五代史周家人傳。柴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爲堯山人。拓跋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人。

司馬公休云。馮如晦爲長源令。縣人譽之不容口。問政亦不能道也。

王深父爲衞眞主簿。始至亳州。州守李恕之酋不遣。久之求去。李問其故。曰。回爲衞眞主簿。而未嘗至治所。與吏民相見。以謂不可。故求去耳。李怒曰。爾恃歐陽修而慢我。深父曰。回之所立。豈待歐陽公而立邪。卒歸衞眞。李怒不解。深父遂免去。

參寥云。王荊公私居。如在朝廷。忽有老卒生火掃地如法。譽之不容口。或觸燈。卽怒以爲不勝任。逐去之。士不衣帛。酒肉食肆不近營。太祖之軍法也。

蜀平以參知政事呂餘慶知益州除用選人以輕其權而置武德司刺守貪廉至必爲驗蜀山有九枝木傳以爲異卒火之歲餘御札問焉其賞至銀千兩而刺州縣捕武德卒卽殺之不以聞吏貪則降杖集吏民杖之蜀文富人皆召至京師量其材爲三等其上官之次省員下押綱人安其居不願來以疾歸後復遣如是數四不使家居也

夏英公旣卒其家客鄢陵鄰之講僧有學解客常問之曰英公貪而喜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爲龍爾未以爲然也他日坐京師遇夏氏故吏語近其生曰狂夢遇公于塗氣貌枯悴白衣故暗問其所在曰爲廬山東潭龍爾客始驚其後復至京師遇其故人於興國寺其鄰有相語曰廬山東潭龍已去矣客又大驚往問之曰東潭隱密人所不至往歲木皆立稟人始至其上潭水淸徹有白龍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龍死夜則復生冬結冰于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上爲之誦經又數歲而龍去草木復生英公奉釋故當困厄復能致僧爲之作福

文思殿奉帝者之私凡物必具宣后當國九年不索一物

或勸太祖誅降王久則變生太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爲變乎

釋從靑人主某寺之某院陳講聚衆而靜居不出善書樹石而人不可使好事者爲修候則量其多少而報之呂汲公以御史爲淄倅過而請之不與也或問之曰後其所事而先其所好此吾所以不與也

仁宗在位四十年邊羨不入御閣每大事賜宴一府令議以聞仁宗崩訃於契丹所遇聚哭旣訃其主號

慟，執使者手曰：四十二年不識兵矣。葬而來祭，以黃白羅爲錢，他亦稱是。仁宗崩，天下喪之如親。余時爲童，與同僚聚哭，不自知其哀也。仁宗既疾，京師小兒會闕下，然香以祈福，日數百人。有司不能禁。將葬，無老幼男女哭泣過哀。

宣后初臨朝，西戎戒邊吏曰：聖后相司馬公，必用仁宗故事。自今後，敢以一人一騎入界者，族。杜防，契丹名相也，謂和親爲便民，戒契丹世世相受，謹守其約。又虞中國之敗約也。凡十年，遣使以事勤四國而堅其約。

國初荊湖既平，溪洞皆納土，請吏。太祖不受，廷議獨置辰州，歲費四萬緡爾。

元祐執政，議河南說文潞公、安樞密、蔡主故道，范丞相、王左丞存主新道。士大夫是故者見文安，是新者見王范，持兩可者見四公也。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後主，復遣還內治行。潘公憂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曰：吾適受降，見其臨渠，猶顧左右，扶而後過，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當君臣同盡，必不生降。既降，亦必不死也。

故事，常赦，官典贓入己不赦。熙甯以後，始赦吏罪。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秋皇太后服藥而赦，則盡赦之矣。

故事，郊而後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治平中，郎中易知素貪鬻，既食大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仁宗不欲也。魏公曰：今而不刑，後將廢禮。仁宗曰：甯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

目見士大夫乎。

後山談叢卷三

仁宗初卽位。燕恭肅王以親尊自居。上時遣使傳詔。王坐不拜。使還以聞。上曰。燕王朕叔父。毋妄言。久而王聞之。稍自屈。奉藩臣禮。

燕恭肅王輕施厚費。不計有無。常預借料錢。多至數歲。仁宗常詔有司復給。如是數矣。御史沈邈以謂不可以國之常入。而奉無厭之求。願使諭意。上曰。御史誤矣。太宗之子八人。今惟王爾。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爲養。數歲之祿。不足計也。

子曾子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然客所以不及古人。上曰。安石輕富貴。非客也。對曰。非此之謂。安於有爲。客於改過。上頷之。

明者無所不知。智者有所知。有所不知。衆人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而強其所不知。智者謂其擇而不爲。學而已爲道。雖則不然。學得於外。思出于意。不足以得之。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初。初洞欲於俗思以求至其明。古者謂之蔽蒙之民。雖然。學與思者道之助也。士之爲道。必始於學。此段疑有脫誤

道者呂翁。如金陵。遇王荊公。而公知之。伏拜請道。翁曰。子障重不可。公又勤請。曰。我能去障。則爲子去之矣。竟去。以語廣陵王某。王曰。先生何取焉。曰。吾愛其日爾。王以語余曰。如金陵者。翁之眞身也。翁察之久矣。欲度故自往。余語禪者普仁。仁曰。障必自去。非人能去也。渠如此道而不解乎。

世傳呂先生像張目奮鬚捉脫如市墨者乃庸人也南唐後主使工訪別本而圖之久而不得他日有人過之自言得呂翁眞本約工圖其像而後授之工後以像過之客舍市邸方畫掛叩關不發問吾像如何且使張之曰是也相語而覺稍遠已而聲絕發門索之無見也意客卽呂翁也乃以所畫像獻之今有傳焉深靜秀清眞神人也

皋說文從辛從自言皋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皋似皇字改用罪字臣鉉等曰自古者以爲皋字故從自罪捕魚竹网從网非余謂使民自辛欲其不犯秦從网非不失有罪也皋古文也說文不當以篆寫之駕以一馬夾轅謂之兩服服供其事也左右又各駕一馬謂之兩驂驂副也總謂之乘又云駟騑亦參也說文云驂駕三馬非也乘車四馬因以乘爲四名乘矢乘韋是也

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呼爲沙河沙河西北其隄猶在土人謂之瓠岡也

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有至老死不冠者

杜正獻公丁文簡公爲河東宣撫河陽節度判官桂遜公惠公之子上書言事歷詆執政至公惠曰至于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進奏院報至正獻戲文簡曰賢郎亦要牢籠文簡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人言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正獻避嫌不與文簡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爲民從坐者數千人皆名士大夫也正獻一罷去一言之譴貽禍一時故不可不愼也

元祐八年九月六日奉太皇太后遺詔實以三日靑楊生好畫而患其不能別也釋從有畫名而從之學

有以畫來。必召楊而教之。此其所以爲能。此其所以爲不能也。楊有德焉。而謂楊曰。盡子所知。才得其半。何則。以子之不能盡也。

乖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罵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乖崖知禍必及己。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者有義而已。甯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乖崖自成都召爲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大作。不可巾幞。乖崖自陳求補外。眞宗使輿裹赴朝。乖崖曰。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上聞之。使中人往視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千兩賜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外大父莊敏公爲鄜延招討使。元昊效順。公召李誠之問其信否。誠之曰。元昊數欺中國。故疑之。今則可信也。元昊向得歲賜而不用。積年而後叛。今用兵數歲。雖戰屢勝。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辦一日之費。向來之積費也。盡矣。故罷兵耳。然公毋以爲功。歸之。崩知州事龍圖閣待制韓公服金帶肩輿而出。以聽遺詔。既成服。又欲改服以治事。寮佐聞之而止。余爲兒時。聞徐父老說。莊獻上僊李文定公爲守。兩吏持箱奉遺誥。公步從以哭。自便坐至門外。嘉祐末。先人爲冀州支使。知州事皇城副使王易經用乾興故事。遺詔既至。王召見先人。便服持遺制哭。以示先人。遂都留手龍圖王學士益柔。擇日而成服。士大夫家居者皆會哭於府廷。張文定公方平致仕於家。舉哀於近寺。宦者李堯輔言。上散髮解帶韄

而不履。下髮衫帽勒帛以聽宣制。是日成服。元豐末余客南。疑有簡脫

水浮百物而不能勝玉。可以試玉也。

祕書監劉几好音。與國工花日新遊。是時監貴幸。其弟衞卿諫不用。乃戒門下勿通。監約鳴管以自通。卿又使他工橫吹於門以誤之。凡數奏而不出。卿又告之。監曰。非也。語次而工至。橫管一鳴。監笑曰。此是也。乃走出。

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爲草。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爲正。世豈知其然哉。蓋英才傑氣。不減其師。各自成家。以名于世。使張爲畫。吳既不能越功與之齊。必出其下。亦曾名之弊也。

朝廷則兵可罷。竊計諸公不以此與人也。公未以爲然。既而果遣兩人以他事使虜。過延問朝廷議罷兵云何。皆曰不知。及還。與虜使王延壽來。公召會兩人問延壽來意。又曰不知。公曰。延壽黠虜。與君來而君且不知耶。召裨將曰。問延壽何來。吾爲將而不與知耶。亟書所奏事來。不然。且遣還。兩人大懼。乃以情告。願還使者。公曰。軍令不可反。君自止之。而書其事來。兩人具以事聞。公自是異李焉。元昊既效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帝爲父。國號吾祖。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既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虜使過延。公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朝廷所賜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諭。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曰。清遠故屬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耳。公曰。中國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

在則中國多矣使語塞公曰爾主既受封歲祿多少此則可議餘不足論虜使畏服

英宗卽位韓忠獻公使諭宗室諸王曰皇帝已卽位大王宜思保富貴毋行所悔諸王皇恐詣次求見公謝卻之某王還次及階足廢不舉扶而後升

王荊公爲相喜說字始遂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爲麤麤不及牛三牛爲犇犇不及鹿謂宜三牛爲麤三鹿爲犇苟難于遽改令各權發遣於時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云故幷譏之

張忠定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眞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幕下怪問之曰人千言而盡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爾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任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蓋以不學爲戒也

萊公貧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廁間燭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嬖幸也

王某公薨祕書晁少監端彥以外姻爲懺罪而戒僧和我乃大唱曰妒賢嫉能罪消滅聞者莫不笑也

潘美爲幷帥代之北都山有天池焉歲遣通判祭之其後憚遠而罷久之契丹遣祭焉又易其屋記至熙甯中始有其地凡數歲兩使往來卒不能辨而與之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甯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

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元祐初。司馬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罪凡千人。其後二呂繼之。歲常數倍。此豈人力所能勝耶。

錢塘江邊土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爲之。水至輒潰。隨補其處。日取於民家出束薪。民以爲苦。張夏爲轉運使。取石西山以爲岸。募捍江軍以供其役。於是州無水患。而民無橫賦。

范文正公帥鄜延。答元昊書不請。宋元憲請云。度必擅以土地金帛許之。晏元獻、鄭文肅、請驗其書。仲淹素直。必不隱。書既上。乃免。

太祖既受位。使告諸道。東諸侯坐使者而問。故宰相其誰乎。樞密使副其誰乎。軍職其誰乎。從官其誰乎。皆不改舊。乃下拜。

眞宗至陳橋。駐驛不前行。遣知院陳堯叟先至澶。問知州何承矩。當住江陵。當住澶淵耶。堯叟夜至城下。不得入。既明。承矩遣通判率郡官迎駕。久之。承矩亦出。見堯叟。堯叟傳宣。承矩曰。某守藩將爾。安知可否。此宗工大儒。素所留心者。願吏取自書劄子曰。臣帶郡符。率屬吏。躬詣界首。奉迎聖駕。將面天顏。臣不任踊躍歡呼之至。實封以付堯叟。堯叟復問。對如前。堯叟既去。眞宗遣中使問堯叟。承矩云何。道路相踵。既至發封。乃知當去。而堯叟兄弟皆大怒。承矩卒諸子不敢仕。

承矩於雄州北築愛景臺。植蓼花。日至其處。吟詩數十首。刻石人以謂何六愛蓼花。不知經始塘泊也。

自五代來。契丹歲壓境。及中國徵發。卽引去。遣問之曰。校獵爾。以是困中國。

予爲汝陰學官。學者多言萬壽之西潁水之上。有林號稅之步。步之西有異木。人莫能名。相傳數百歲。枿落不時。舊有碑云。粉黛塗容。金頂之樹。余過之。往觀焉。木身纔十數年爾。是時歲暮。群木皆落。從者以爲枯也。木下有剎石。石有象文。有銘曰。曹公有悟。怖心未已。敬造浮圖。式崇妙理。文詞闡相。粉黛塗容。金剎一樹。永出樊籠。開元十六年歲在執徐首旬五日建。地故佛氏道場。石乃剎下銘也。粉黛塗容。謂建像也。金剎一樹。謂建剎也。讀者寡陋。傳者喜爲緣飾。苟無此石。亦足惑世也。

蔡州壺公觀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高數十尺。其枝垂入地。有根復出爲木。枝復下垂。如是三四。重圍環列。如子孫然。世傳漢費長房遇仙者處。木卽懸壺者。沈邱令張戩閩人。嘗至蔡。爲余言乃榕木也。嶺外多有之。其四垂旁出。無足怪者。柳子厚柳州詩云。榕葉滿庭鸚鵡飛者是也。

余讀魏氏雜編。見眞宗時。公卿大夫慰國哀登極往還書。蓋大臣同憂戚。宜有慶弔。往在南都。奉神宗諱。見蘇尙書作路發運帖。莫知當慰與否也。相與商論。竟復中輟。乃知前輩禮法猶在。而近世士大夫之寡聞也。因錄之。寇侍郎慰書曰。伏以大行皇帝奄棄萬邦。天下臣子畢同號慕。昔同華綴。俱受異恩。攀靈駁以無由。望天顏而永訣。方纏悲緒。遽捧台函。摧咽之誠。倍萬常品。賀書曰。伏以聖人出震。大明初耀於四方。王澤如春。普慶俄頒於九有。凡在照臨之下。畢同歡忭之心。侍郎久滯外藩。已成美政。廊廟佇徵于舊德。雲雷始洽于新恩。未果馳誠。先蒙飛翰。感銘忻慰。無以喻名。

夏英公家中風方。父子屢中輒愈。

鰽魚大魚白也。今謂之鈉子。

王學士逵妻某氏。妾常辱之。愬于逵。不受。亦不較也。或問之。曰。彼將去矣。不必校也。已而逵怒逐之。某盡歸其裝。一家皆諫止之。曰。此自彼有。我何與焉。然亦非彼所有也。妾遇盜盡亡其資。常語家人。今夕白露下。使以器取之。又謂逵曰。新婦妾某日當死。以後事累公。皆然。

仁宗四時衣夾。冬不御爐。夏不御扇。

太祖爲太原鎮將。舍縣人李媼家。媼事之謹。他日訪其家。媼則死矣。得其子以爲御廚使。久之不遷。求去。太祖曰。以而才地。御廚使其可得也。爵祿以待賢能。而私故人。使我愧見士大夫。而爾意猶不滿耶。

太祖閱蜀宮畫圖。問其所用。曰。以奉人主爾。太祖曰。獨覽孰若使衆觀耶。於是以賜東華門外茶肆。

太祖不以法吏爲微官。畏其迂情而就法也。

王荊公嫁女蔡氏。慈壽宮賜珠褥。直數十萬。

前世陋儒。謂秦壅所在爲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我無秦壅。不害爲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嘉祐之末。宴二府兩制三館於羣玉殿。御書飛白以徧賜之。蔡襄王珪同爲學士。襄有書名。而仁宗使珪題所賜兩人各自得也。

太宗不豫。呂正惠公宿西省。內侍都知王某夜叩省門。以喪訃告。且問所立。於是長子楚王以疾廢。眞宗

次爲太子諸子王者五人公曰此何語內侍欲斬耶豫立太子正爲此耳且吾奉手詔可取視也王既入公遽合戶鑰之而去眞宗既立還而出之

太宗數私謂正惠公曰與太子問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甯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視之而降揖太子以登遂卽位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取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爲絹而比者歲百萬疋其富至今始令下惟通樂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爲縣民亦貧至今也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葉表爲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多盜近歲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司馬溫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羣臣布四腳加冠於是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後爲四腳其後鄭毅夫讀續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皁絹裹髮周武帝裁爲四腳名以幞頭馬周請重繫前腳蓋布四腳脚皆後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腳如唐制

英宗崩宋次道誤爲布幞頭有司遂用民間布喪之服以金漆紗幞頭去其鐵腳而布裹之前繫後垂而

不可加冠。壞之而冠。幞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腳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也。夫古之冠古也。四腳今也。於禮爲繁矣。

蕭賈竇氏兄弟同利。伯治要。仲治繁。季爲士。逸飲無度。伯薄之。給與有限。仲數私爲償其費。季德之。祖親臨伯疏卒。仲之子復爲士。游學京師。季始疑之。彼能欺其兄而私我也。惡知其不欺我而私其子。數以詆仲。仲實不私也。而無以自明。季終疑之。相與如仇。嗟乎。不愼其始。卒以相詆。

爾雅。哉始也。注云。尚書四月哉生魄。釋文云。亦作載。疏云。古文作才。以聲近借爲哉始之哉也。余按說文。才、草木之初生也。哉言之閒也。當作才。非借也。又按集韻繒一入色曰纔。借作才。非是。

無爲軍巢縣柘皐鎭永甯院有雀棲於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喙鼓翼。有騰翥之狀。

阿井。在陽穀縣故東阿城中。惟二井耳。水也。相傳秤之。比他水重爾。

廣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既而軍廢爲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後山談叢卷四

教坊之樂已不齊。凡樂作不偕作。止不偕止。以先後次第而起止。故婉而長。然亦未始不齊也。余於此得爲政之法焉。

蜀中有小車。獨推載八石。前如牛頭。又有大車。用四人推。載十石。蓋木流牛馬也。

中秋陰暗。天下如一。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蕎麥不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蕎麥得月而秀。世兔皆雌。惟月兔雄爾。故望月而孕。

蜀稻先蒸而後炒。謂之火米。可以久積。以地潤故也。蒸用大木空中爲甑。盛數石。炒用石板爲釜。凡數十石。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廬州有坐化貓。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唐有鸚鵡舍利。

鄆州陽穀。自國初以來。不訴災傷。

漢州德陽。及峽中定軍山。皆有八陣圖。定軍山下土堆也。王師初伐蜀。李昊、范仁恕勸後主不拒而降。不聽。雍則仁恕之後也。

某官社子民。言大陸今黎陽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疑安陽河是也。大陸、荊州鉅鹿泊也。過此爲九河。父

老言九河者正流分爲支流同爲逆河者爲潮水所逆行十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

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昉步行日十數里監者中人問其故曰須後命爾上問之詔乘馬乃買驢而去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爲生業以老三歲又徙昉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薦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行至長安移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陽又移疾三十日而後行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詩云惟寡婦之苟寡婦乃用苟爾古之漁苟亦有制也

陳恕領春官以王文正爲舉首歲中拔劉子儀于帝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于知人楊文公以爲然謂王楊休山立宗廟器也

嘉州舊產紫竹楠榴櫻木等仕于蜀者競採之以爲器人甚苦之吳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

章氏之先起家將爲王氏守北邊號太傅其妻練氏封郡君太傅嘗因事欲斬兩卒郡君苦救之不得乃陰縱之兩卒奔江南皆爲將閩之亂也李氏使兩卒將而攻之太傅已卒其子守之兩卒使人諭郡君言城日暮當破郡君無憂也郡君報曰爾全吾一家不若完此一城兩將許之諭使降足完一城此其所以有後也

世以癩疾鼻陷爲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又嘗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爲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

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耳盜忌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舍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他子瞻亦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常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趫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聞者絕倒

魯直爲禮部試官或以柳枝來有法官曰泄漏春光有柳條魯直曰檢條準此蓋律語有餘條準此也一坐大閧而文史共深恨之

閩中諸縣多至十萬戶墜忍喜訟號難治邵武其尤者自國初至今有四令張鄧公杜宗會其二人則忘之矣宗會澶人

趙普請繕都城太祖不可曰使寇至此其誰駐足耶

王師既平蜀詔昶赴闕曹武肅王密奏曰孟昶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擒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太祖批其後曰你好雀兒腸肚

蜀平二曹潘美自蜀還既對太祖爲內燕惟三將與秦晉兩王爾既入乃福甯殿席地而坐陳炙肉欠熟情意款狎酒終設飯三將皆曰朝廷事力寡薄致陛下燕設不豐上曰豈止寡薄此飯乃乞來三將莫測曰近從江南乞此米也

祕閣畫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李公麟謂不減吳生婦女疑蜀手也。

穎諺曰黃鶴口噤蕎麥斗夏中候黃鶴不鳴則蕎麥可廣種也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下熟角田豆也角者麥之訛也。

婺州李翁與鄉人如五臺山衆少皆騎翁老且躄獨步行既至衆所見端相如常翁與山東老人所見寶閣千疊山東老人持菩薩戒四十年矣。

釋氏之願儒者所謂志也志則欲遠大遠大則成志在萬里則行不千里而已也。

近年華山毛女峯有隸字曰茯苓下云諸山皆假惟此者眞一旦一九三斗三斤疑爲服茯苓法也令山下人用三斗水煮藥三斤水盡爲度密和而蒸服而不丸道者趙翁云蓋茯苓不蒸煮不能去陰氣也余謂不煮不能去皮梗也。

古者諸侯取財於國不取於諸侯豈特國民亦然也維桑與梓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梓漆以爲棺榛栗以爲贄椅桐以爲器。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三稅法皇祐初爲李諮所壞及韓魏公用茶小引盜壞京師市井自三稅法改後日漸蕭條酒肆自包孝肅知府日重定趨壞錢。

三司故吏高成端襄城人明習吏事自五代以來三司條貫無不有也嘉祐中嘗言事不用。

契丹使至德清軍。會仁宗崩。議欲卻之。又欲使至國門而去。邵安簡欲使奉國書置柩前。見天子以安遠人。

張貴妃受册。詔問册畢受和儀。其爲修媛。已自尊大。邵必以公公事儀比命婦一品上之。

張永守蜀。仲春官糶米。仲春夏糶鹽惠民。乾德四年。詔諸道受納稅賦。不得稱分毫合勺銖絲忽。

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謂復行稽括。比咸平六年稅額。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九貫石斤匹。

王旦爲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曾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盧多遜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三入相。

顏常道曰。某年河水圍濮州城。竇失戒。夜發聲如雷。須臾巷水沒骭。士有獻衣桷之法。其要取緜絮胎縛作向。大小不一。使善泅卒沒城中。捫漏穴。用隨水勢畜入孔道。卽弭。衆工隨與城堞無虞。

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傜人。舟居謂之蜑人。島上謂之黎人。

仁宗用兵無敵。雖不服而心服。使人數世服。非無敵而何。

仰山元老既北歸。青之山間。有唐福元之故處。深密巖險。久無人迹。元與其徒往焉。舍於石室。夜則小參。一夕聞疾風甚雨聲。出視。星月粲然。久之有大蛇行來。蟠於室前。仰首以聽。既罷。伸其下體。如拜伏狀而後去。從者震恐。元自如也。自是每夕必至。

太祖常幸祕書省。召管軍官使觀書焉。

太祖置竹木務於汳上。市竹木於秦晉。由河入汳。有卒千五百人。出材於汳。納材於場。置事材場於務之側。有二三千人。凡與造者受成材焉。其法曰。有敢請生材者徒二年。今啓聖院乃其材也。今百年矣。梁栱之際。尙不容髮。自置八作司以俱雜物。而領以三司修造矣。

巖頭、雪峯、欽山同行。至湖外。詣邨舍求水。舍中獨一女子。見山愛之。爲具熟水。而水盞中有同心結。山諭意而藏之。遂稱疾而臥。巖峯既行復還。訪之則已與女納婚。是夕成禮。乃誘出之。投之棘叢。展轉釣挂。而不能自出。忽大呼曰。吾悟矣。遂棄去。既出世。每升坐。卽曰。錦帳香囊。風吹滿路香。大衆還知落處麼。衆莫能對。久之傳至巖頭。巖教之曰。汝往但道傳語十八字。好好事潘郎。僧既對。山曰。此是巖頭道底。

僧人無語。余爲代曰。熟處難忘。徐之南唐崇勝院主崇璟。故王姓也。熙甯中。修殿。大像腹中得畫像。男女相向。衣冠皆唐人也。而題曰施主王崇璟。豈其前身也耶。

北里張生。家世奉道。自謂當爲左玄眞人。遂以爲稱。爲朝元圖。繪其像於位。後夢爲城神所逮。詰而杖之。既覺。臀流血如嘗杖云。

古鏡懸而旋。入之四平。扣之玉聲。

錢世甓城。前後相押。凡四重。號押塼。故久而不壞。司業黃君守徐。新彭祖樓。砌用在重。使草不生。

道者呂翁某。初遇鍾離先生權。授以乾汞爲白金法。翁曰。後復變否。曰。五百歲後。藥力盡則復故。曰。五百

歲後當復誤人謝不受先生驚歎謂有受道之質遂授出世法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荊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撫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徐早作聲我不至此
圓通行腳至浮山遠錄公深愛之欲收爲嗣通遂去復以偈墮之欲共評量古今公案通答曰究竟邑子寇定疽發於腦每呼其母自敍平生不孝與悌則痛可忍若有使之者又召其弟教以勿效我也
中州松子雖粗小不可食然其子可種惟不可近手以杖擊其蓬使子墮地用深錐刺地深五寸許以帚埽入之無有不生者東坡居士種松法
晁無咎移樹法其大根不可斷雖旁出遠引亦當盡取如其橫生遠近掘地而埋之切須帶土雖大木亦可活也大木仍去其枝
丁謂當國竄逐李寇二公欲殺不可既南貶而文定復相相傳忠愍爲閻羅王世謂死活不得
洞下太陽和尚久而無嗣晚得遠公欲得爲嗣遠曰弟子自有師承恐誤和尚太陽出淚遠曰請受授鞋他日爲和尚接法嗣遠既住浮山愛青老明惠接以洞教後住投子遂嗣太陽云
刁學士約喜交結請謁常至夜半號刁半夜杜祁公爲相蘇學士舜欽其壻也歲暮以故事奏用賈故紙錢嗣神以會賓客皆一時知名士也王宣徽拱辰丞衡史呂申公之黨也欲舉其事以動臣相曰可一

舉而盡也。有日刁亦與召。叛其謀而不以告。詰朝送客城東。於是蘇坐自盜除名。客皆逐。丞相亦去。而刁獨逸。其後生客皆至。從官而刁獨終於官職。

呂申公曰。惟人生之性。不可不養。

參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餘本。寥謂老圃。盍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寥歎曰。眞溫公之役也。

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而書待詔皆未能也。詔求善大書者。有僧請爲方丈字。以沙布地爲國字。張圖於上。束氈爲筆。濡墨倚肩。循沙兩行。仍脫袈裟。投墨盒中。擲以爲點。遂賜紫衣。

里人某。贓吏也。既死。請僧對靈追福。夜中有驢伸首出于帷。久之而沒。

西都崇德寺僧善端。酒色自恣。既病。度必死。念地獄果有然耶。若有。不亦危乎。乃然香祝之曰。地獄若無。烟當上。有則當下。既炷。煙下而地裂受之。端大驚失色而逝。

仁宗每私宴。十閤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邪。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吾常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欲也。遂不食。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我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黃紱武人。常謂平生無大過。惟於然河多得官爲恨。蓋邊徼例以虛功而受厚賞爾。又謂議者重燕而輕

夏燕人衣服飲食以中國爲法夏人不慕中國習俗自如不可輕也又言爲涇原總管嘗夜雪臨邊顧有馬跡使逐得之乃夏之邏人當四更者夏人逐更而巡中國之備不及也以渠自尋其境乃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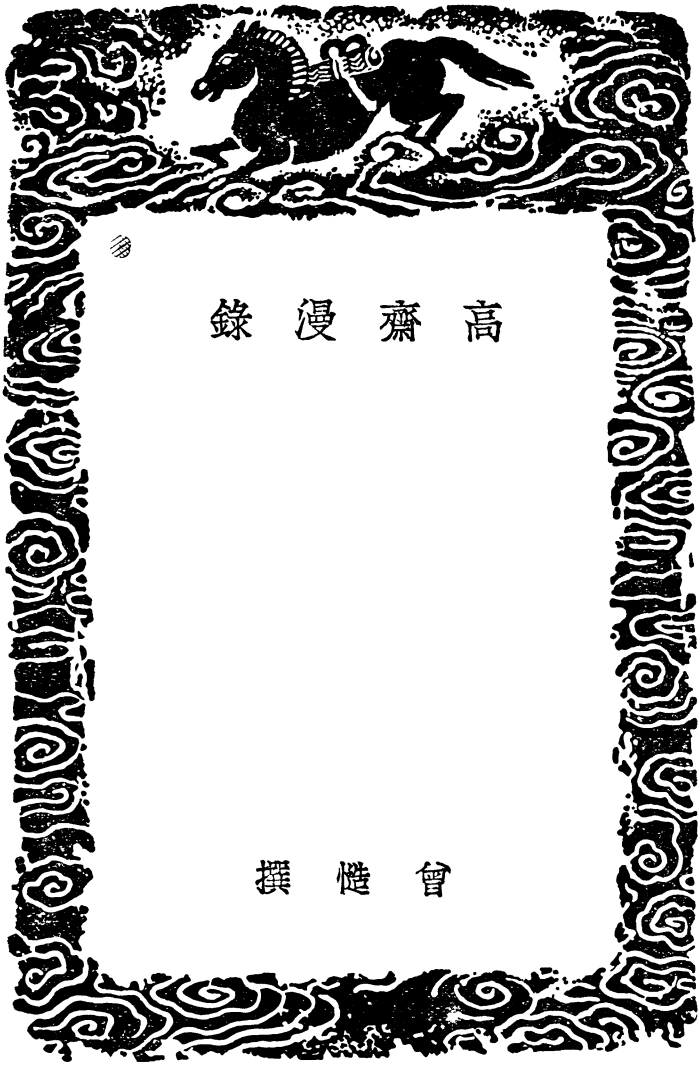
乖崖爲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

眉山公卒太學生侯泰武學生楊選素不識公率衆舉哀從者二百餘人欲飯僧于法雲主者惟白下鵶

慧林佛陁禪師聞而招致之

參寥徙兗布衣李南式家甚貧供蔬菽洗補恩爲甚篤他日爲曾子開言之子開曰吾輩當爲公報之使知爲善之效

蘇長公以詩得罪劉放貢父以繼和罰金既而坐事貶官湖外過黃而見蘇寒温外問有新諢否貢父曰有二屠父至其子而易業爲儒賈二父每相見必以爲患甲曰賢郎何爲曰檢與一解爾乙復問曰與舉子唱和詩爾他日乙曰兒子竟不免解著賊賊縣已逮矣甲曰兒子其何免邪乙曰賢郎何虞曰若何著賦詩亦不穩變公應之曰賢尊得以憂裏



高齋漫錄

曾慥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歷代小史學海類編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皆收有此書說海歷代學海三本皆非完帙提要所謂僅五葉者也墨海守山兩本皆據四庫本守山校讎較精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高齋漫錄一卷宋曾慥撰慥有類說自序以爲小道可觀而歸之於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其撰述是書亦即本是意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蹟以至文評詩話詼諧嘲笑之屬隨所見聞咸登記錄中如給舍之當服賴帶不歷轉運使之不得爲知制誥皆可補史志所未備其徵引叢雜不無瑣屑要其可取者多固遠勝於游談無根者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二卷世尠流傳近時曹溶嘗採入學海類編而祇存五頁蓋自他書抄撮姑以備數遺漏宏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捃摭裒輯視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而永樂大典失載者亦爲補入略用時代銓次合爲一卷雖未必慥之完帙然大畧亦可睹矣

高齋漫錄

宋曾慥撰

今人祕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祕色。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鬬遺杯。乃知唐已有祕色矣。

仁宗時。度支金郎中君卿。年十九時。與其兄君祐郊居。挾策野外。遇田家有醉鬬而傷者。仇人尤而執之。告縣曰。是金秀才呼僮毆之也。縣大夫繫械君卿。欲正其罪。君卿不能力爭。吏具文案上。忽有大風來擺捲文書乘空去。衆訝焉。明日復具上。大風復擊去如前。又明日復然。大夫驚怪曰。豈非此儒生當貴達乎。解而遣之。後四年。第六人及第。熙寧中君卿以廣西轉運使致仕。終於其家。

熙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上。神宗皇帝數遣黃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卽降處分。宣仁答云。此自有所處。不煩聖慮。明日上問何以處之。宣仁答曰。大者各與絹兩匹。小兒各與乳糖獅子兩箇。時內外咸歎仰后德爲不可及也。

歐公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儀諫議送金酒盤醆十副。注子二把。作潤筆資。歐公辭不受。戲云。正欠捧者耳。仲儀卽遣人如京師。用千緡買二侍女幷獻。公納器物而卻侍女。答云。前言戲之耳。蓋仲儀初不知薛夫人嚴而不容故也。

文潞公嘗戲云某平生作官趕家僕不止方爲從官時家僕已呼僕射比爲宰相渠先爲司徒矣近年貴人僕隸以僕射司徒爲卑小則稱保義又或稱大夫也

熙寧多行新法諸路使者率用一時新進之士大理寺丞李察爲河北提舉常平頗事風采時文潞公守北門思欲折之察年少侏儒公俟其來于廳事特設高腳椅子察進謁盤跚久不能就坐公顧左右徐曰抱上寺丞察慚沮而退

江鄰幾雜志云陳公執中嘗館伴北使使人問儀鸞司綠何得名陳無以對或云隋大業中鸞集於供帳庫屋遂名云

熙寧殿試改用策謂比詩賦有用不知士人計較得失豈敢極言時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已教之諂也況登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仕宦則材智聲名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必須殿試策以別人才人主燕閒時於其等輩廣訪備聞然後博記而審察之天下無遺材矣

鄧潤甫聖求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泰陵嗣位以甘盤之舊入翰林爲學士及以事外補林子中希爲中丞上章營救其略曰先帝西垣之詞客十載于茲陛下東宮之舊臣一人而已上不聽後數年召爲兵部尚書時范純夫祖禹爲內相蔚有時望與鄧公同知貢舉引試第二場間忽有中使宣押學士拜尚書左丞范公方冠帶迎肅中使曰宣押鄧學士非范學士也鄧俄頃上馬迴鞭揖諸公頗有得色數日以病卒于位黃道夫嘗爲祭文云中熹三月功名已遂於推揚東府數宵魂魄俄歸於寂寞道夫自謂

精切。戲曰。此文可書之聖求門右。章子厚惇笑曰。聖求生爲執政。死乃作桃符矣。當時傳以爲笑。

王荊公五經義初成。裕陵嘗問曰。禹貢稱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至導河但云積石。不言自何也。荊公無以爲對。

王荊公一日見婢持縑帛付外浣湅。公戲作謎云。雖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性自分明。

王荊公在鍾山與客對棋。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不敢爭。惟其不敢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客莫曉其意。公曰。此持棋謎也。

王荊公游山題壁云。欲據而食又無木。欲飼吾蠶又無木。有木則利用刑人。無木則不可伐而燒。乃安石至此四字。其後林震遊揚州平山堂。題壁曰。魏魏知其爲震來也。同行宋高輒書其旁曰。不可。衆莫曉其義。高曰。高來不可。低來不可。客大笑。

王和父守金陵。荊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疝。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綿一縷。云相公可將歸人事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大用。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次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左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王相珪當國。有故人至政事堂。公問勞甚厚。其人官遊不遂。有憔悴可憐之色。時用郊恩改章服。公曰。吾

友蹇連歲久。且喜近錫章服。故人笑曰。某舊著綠時。只是清貧。自著緋後。轉更赤窮。諸公閑堂爲之絕倒。

馮公京爲樞密使。嘗薦王鞏可用。王荊公安石曰。鞏止是一小男女。陪陟馮京。故薦之。馮公曰。王鞏與臣陪陟。誠如安石所言。若以爲小男女。則鞏戊子生。上變色久之。神宗皇帝戊子生故也。

蔡懋爲馮公京之婿。馮薨於位。泰陵車駕臨奠。懋衰絰雜於馮氏子弟間。厲聲呼曰。陛下臣父屈死。上驚愕。問之。乃懋。自是知持正之冤而惜其死。

元祐初。溫公拜相。更易熙豐政事。荊公在鍾山。親舊恐傷其意。不敢告語。有舉子自京師歸。公問有何新事。對曰。近有指揮不得看字說。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是夜聞公繞牀行至達旦。於屏上書司馬光三字。凡數百。其胸次不平之氣。槩可見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嘗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爲然。案此條據學海類編增入

呂相微仲當國。豐相之爲諸曹侍郎。凡數月不至相府。公寄聲云。相之久不相過。頗有欲面言者。後半月。相之纔往見。語不及他。但敍寒暄而已。至欲去上馬。徐云。寡欲可以近道。相之唯唯而去。

范師厚曰。忠宣公元祐初自慶帥被召。給事中。遂執政。其弟德孺代守慶。一日德孺有書論邊事。公以書答之云。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國較勝負。不惟不可勝。兼亦不

能勝雖勝亦非也弟其思之

祖宗故事不歷轉運使不除知制誥蘇子容頌自脩起居注出爲淮南轉運使未幾召還遂知制誥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於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安道問云令嗣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漢書安道曰文字尙看兩遍乎明允歸以語子瞻子瞻曰此老特未知世間人尙有看三遍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卽還云已盡閱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詩曰鴡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箇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魈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縈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案此條自抵仙游潭句以下原本脫去今據學海類編補入

禪林有食不盡物皆投大釜中煮之名谷董羹東坡所用乃此事也亦前人所未用

東坡作溫公制詞云執德不回常用社稷爲悅以死勤事坐致股肱或虧或問坡曰溫公豈曹操之徒耶坡愕然問其所以答曰社稷豈所可悅者坡笑改曰用安社稷爲悅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蕲常往來。須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具。一日穆父折簡召坡食畧飯。及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爲畧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黿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飯俱毛也。穆父歎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案此條據學海類編增入。）

俗語云。借書與人一癡。借得復還爲一癡。嘗力辨此語。以爲有無相通義也。貸而必還。禮也。尚何癡。後果見王樂道從錢穆父借書一帖云。出師頌書函中最妙絕。古語云。借書一瓻。還書一瓻。欲兩尊奉獻。以不受例外物。因不敢陳。續後又覽唐韻瓻字下注。乃云古者借書。以是盛酒果。知非癡字也。故予有送還考古圖詩云。懸知插架有萬軸。頗恨送還無一瓻。用此事。洪駒父又云。癡瓻二事兩出。疑癡字刻薄子妄改爾。

劉貢父嘗見一士人口吃。戲作謎云。本是昌徒。又爲非類。雖無雄材。却有艾氣。東坡曰。貢父可謂滑稽之雄也。

傅欽之爲御史中丞。嘗有章論劉仲馮。一日貢父邂逅見之。問曰。小姪何事敢煩臺評。欽之慚云。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笑曰。七上八下人才。

南唐有畫黃頭子數十枚。集于風枝之上。山谷題云。蒿下蹄間。（案蹄間原本作啼間。文義未詳。考黃庭堅集注一作蹄。蓋取蹄涔之意。與下飲字相關。今從之。）適燕。（案本集適燕作斥鷃。）飲啄爭雄穹枝竿網將作。造語奇古。然詠黃雀亦可。徐師川亦題云。禽鳥之名多不

可紀。白頭稱公。黃頭稱子。羣飛且鳴。是將鬬矣。又云。禽之至微。勇而善鬬。竟亦何所爭。人爲之勝負。

彭器資元祐之末。爲吏部尚書。章子厚拜相。召至國門。從官並出郊迎。器資爲人剛直不少貶。議者以謂總領從官。出迓宰相。既非私謁。亦未爲過也。在九江數月。楊樂道待制經過。云某與公皆非久於人世者。他日當同職事。然某先往。公亦繼來。器資愕然。一日在廳事。忽睹黃衣人若今之健步者。持公牒立庭下。公命左右皂隸承接。皆曰不見。公叱之。乃謬爲承接之狀。鞠躬以進。公披牒卷而懷之。云來日食後便行。即入內區處家事。作書別親舊。又作頌與宋夫人訣別。次日午後無疾而逝。或曰。器資若了達理性。則其去當無影響。又若去登仙。必有道侶來迎。健步持檄。得非去爲神矣乎。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制。制詞云。悻悻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無乃大甚。林答曰。長官發惡。雜職棒毒。無足怪也。

崇寧初。蔡京用事。章公惇謂客曰。蔡元長必行三舍。柰何。客曰。三舍取士。周官賓興之法。相公何爲不取。章曰。正如人家有百金之產。以其半請門客教弟子。非不是美事。但家計當何如。聞者以爲知言。

李元膺早負才名。詩句精巧。蔡太師京深知之。蔡在翰苑。嘗因錫宴西池。失腳落水。幾至沒溺。元膺聞之。笑曰。蔡元長都濕子肚裏文章也。蔡聞之大怒。卒不得召用而卒。士論惜之云。

薛昂言白篤耨初行於都下。每兩值錢二十萬。蔡京一日宴執政。以盒盛二三兩許。令侍嫗捧爐巡執政坐。取焚之。至尚書右丞范致虛。取盒盡傾入懷中。嫗持空盒還。白京欲勸右丞一杯。京許之。嫗取玉斗注

酒飲致虛。致虛辭之。嫗以手開衣領。傾納懷中。其香俱敗。

崇寧中。蔡太師行當十錢。章綎坐私鑄。文面編置。人多言其枉。政和間。上皇命改右列爲閤門官。或勸綎用藥除字。綎曰。面已文矣。終不齒於縉紳。止欲註其下曰。太師錯。或調之曰。若注且須聞官。愼勿私注也。

蔡京。崇寧中以星文能相。般出觀音院待罪。客有過之者。京泣曰。京若負國。卽教三子都沒前程。好事者戲云。兩行珠淚下。三箇鳳毛災。

崇寧以後。王氏字說盛行。學校經義論策。悉用字說。有胡汝霖者。答用武策。其畧云。止戈爲武。周王伐商。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歸馬放牛。偃武修文。是識武字者也。尊號曰武。不亦宜乎。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既得天下。而窮兵黷武不已。是不識武字者也。榜出。遂爲第一。雖用字說而有理。

大觀四年之冬。冊立鄭貴妃爲皇后。時翰林學士范公致虛當制。明日。宰相何公執中奏陳制書不工。上令何公改爲之。腦語云。天地尊位。二氣合而萬物生。日月並明。四時敍而百度正。蓋是改易王荊公拜相麻元公絳所作者。范公不能平。上章極論其非。且云。聖朝立后。當用新意。不當蹈襲前人。通行舊語。至兢至愼。不敢妄措詞。若今來臣僚撰到麻制。以天作之合對王假有家。臣所以不敢蹈襲而語者。以其係立靖和皇后制語也。又若惟久乃濟對非初其艱臣所以不敢蹈襲而語者。以其係立瑤華孟后制中語也。凡此之類。謂宜避忌。貼黃云。人臣之事君與后。猶人子之事父與母也。事有不便於父母而子不言。是不子也。范公坐是竟得罪外補。而禁中終以後制有靖和與瑤華兩對爲忌諱。仍舊用范所草制詞。

張公天覺。政和初召還。俄拜右相。薦引所知。布列要路。未幾爲讒譖所擠。斥逐殆盡。公尋亦罷相。再貶峽州。中途至於僧寺。有千手眼大悲觀音塑像。公題長韻於壁。其畧曰。靈山會上別世尊。各以願力濟羣生。子勿誚我徒經營。手眼太少難支撐。蓋言立朝寡助故也。

政和間。西夏國書。誤用本朝廟諱。中書舍人潘兌作詔曰。乃於邊鄙之文。犯我祖宗之諱。張公商英時爲宰相。令兌修改。兌又曰。乃於爲文。犯我國諱。張公乃自爲改云。至於爲文。有失恭愼。時皆服其得體。

給舍舊爲一等。並服賴帶。排方佩魚。元豐中。有自侍郎爲夕拜者。故仍舊繫金帶。崇寧初。乃援以爲例。自是給事中並金帶矣。又殿中少監故事亦賴帶佩魚者。禁省供奉之職故也。政和以後。置大司樂位殿少之上。乃援例賴帶。已失本意。後見明堂以頒政位太常卿之上。又援司樂例亦賴帶。皆非也。

宣和間七夕。召宰執近臣禁中賜宴。上曰。七夕何故百司無假。宰相王公黼對曰。古今無假。上爲一笑。蓋用柳耆卿七夕詞以對。

崇觀以後。以言爲諱。宣和辛丑策士偶詢時務。范宗尹肆言時忌。考官不取。以策繳進。曰某字號語言涉異。合取聖裁。上嘉其直。令依次第編排。而衆人終不敢置之前列。僅綴甲末而已。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牀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亦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案此條據學海類編增入。

宣和間人材雜進學士待制班常有數十人乙巳之春開金明池有旨令從官於清明日恣意遊宴是夜不扃郭門貴人競攜妓女朱輪寶馬駢闐西城之外諸公仍羣聚賭博達旦方歸議者以爲上恩優渥如此而身爲從官乃爲賭錢漢何也或答曰非是從官爲賭錢漢乃是賭錢漢爲從官故也

初韓公忠彥曾公布並爲執政蔡公京曾公肇並爲內相一日召蔡鎖院草麻拜韓左揆蔡欲刺探上意乃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上曰專任一相繼而宣召內翰草曾公右相麻麻詞破題云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爲也

宗正寺命宗室名以字名相犯故多用僻字更無義理而字多不識每命一名即從書吏問釋音有錢士始者爲判宗上皇眷遇亦厚嘗宣諭曰卿家私事都無奏請何也士始對曰臣別無干求只乞聖恩爲臣改名上笑而易之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柳公權陰符經敍三公以書名三碑又最精者

夏噩賢良家藏李太白墨迹十八字云乘醉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太白書國朝諸名公跋於其後

太祖皇帝既下河北乘勝欲取幽燕或以師老爲言太祖不能決時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唯得少之中猶難入手又況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即日班師

董禹川濬長於四六嘗有云八十日歸去來兮九萬里摶扶搖者又云聲聞于天方頳在陰之鶴時控于

地。有同決起之鳩。又云。考父再命而僂。靡獲循牆。孟軻千里而來。敢云利國。有名士作謝及第啓云。虎士開關。徬徨紫禁。龍章在御。髣髴清光。或曰。此乃把兒番人也。

徐師川族兄少赴舉揚。試圓壇八陛賦。援毫終日。不能下筆。乃大書試卷云。圓壇八陛。八陛圓壇。卽圓壇而八陛。又八陛以圓壇。八陛圓壇。既圓壇而八陛。圓壇八陛。又八陛以圓壇。榜出。陽爲失意之狀。或調之曰。有司不明固可罪。然吾兄所以被黜。正由小賦中不見題故也。至今人傳以爲笑。

李賓王利用。鄱陽人。躬行君子人也。又善相。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知慧察其皮毛。（案學海類編知慧作安否。）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烟塵博士。護世界天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以其久帥多專誅也。

白雲端長老。厥初禪理未契。因觀弄獅子戲。忽翻袈裟蒙身。跳躍作獅子態。叢林號爲端獅子。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後山叢談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嚴

七〇二三上